付法藏因緣傳巻第六　　飛

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曇曜譯

龍樹菩薩臨去此世告大弟子迦那
提婆善男子聽佛以大悲愍傷衆生
演甘露味利益来世次第相付乃至
於我我欲去世囑累於汝汝當流布
至心受持提婆敬諾當承尊教於是
宣說真法寶藏以智慧力摧伏異學
博識淵覽才辯超絶擅名天下獨步
諸國其初誕生南天竺土婆羅門種
尊貴豪勝由與神眼遂无一目因是
号曰迦那提婆智慧深遠機明內發
願自觀察无愧於心唯以其言人未
信受道化不行夙夜憂念於彼國中
有一天神鍛金為形立高六丈咸皆
号曰大自在天有求願者令現獲報
提婆詣廟求入拜見主廟者言天像
至神人有見者不敢正視又令退後
失魂百日汝今但當詣門乞願更復
何求而欲見耶提婆荅言神審若斯
吾乃願見設不如是非我所欲時人
聞之咸奇其意追入廟者數千万人

提婆既至稽首為礼天動其眼怒目
視之提婆語曰天實神矣然令相觀
甚大卑劣夫為神者當以精靈偃伏
群類而假黄金頗梨為飾熒惑民
物何期小也即登高梯鑿出其目時
諸觀者咸有疑意大自在天威德高
遠云何為此小婆羅門之所毀辱將
無彼神名過其實尒時提婆曉衆人
曰神明遠大近事試我我深達彼心
所念故登金山聚出頗梨珠咸令一切
皆悉了知精靈純粹不假形質吾既
非慢神豈辱也作是語已從廟而出
即於其夜求諸供備明日清旦敬祀
天神迦耶提婆名德素著智與神會
其所發言无不響應一夜之中供具
斯備大自在天作一肉形高數四丈
左眼枯涸徐步安詳而来就坐遍觀
餚饍歎未曾有嘉其德力能有所致
而告之曰善哉大士深得吾心以智
見供汝今真是敬信我者世人愚癡
唯得吾形以食奉獻畏而誣我今汝
供饌美味具足我之左眼宜當乞給
若能見與真上施也提婆荅言善哉

受教即以左手出眼與之天神力故
出而隨生索之不已出眼數万天神
讚曰善哉摩納真上施也欲求何願
必滿汝意是時提婆白天神曰我索
明識不假於外唯恨吾教人莫信受
正願我言後必流布神曰甚善即便
起退於是提婆詣龍樹所剃除鬚髮
受出家法周遊揚化廣濟群生南天
竺王摠御諸國懷貢高心信用邪道
沙門釋子一不得見國人遠近咸受
其化提婆念曰樹不伐本枝條難傾
人主不化道豈流布其國政法王家
出錢雇人宿衛尒時提婆應募為將
荷戟前驅整勒部曲威德恩仁物樂
其政王嘉其意問曰何人侍者答言
此人應募既不食廩又不取賈在事
恭謹性好閑習未達其心何求何欲
王即召之具問其意答言大王我是
智人善於言論欲於王前而求試驗
即便許之為建論座尒時提婆即立
三義一切聖中佛最殊勝若於諸法
佛法无比救世福田衆僧第一八方
論士能壞斯語我當斬首以謝其屈

付法藏因緣傳卷第六　第三張　趣

宗下

所以者何立理不明是為愚癡若斯
之頭非吾所惜八方論士咸来雲集
亦各言曰我若有屈斬首相謝愚癡
之頭非吾甘樂提婆語言我所修法
仁活万物要不如者當剃汝髮以為
弟子不斬頭也立此要已便共論義
諸外道中情智淺者適至一言尋便
屈滞智慧勝者遠至二日辞理俱匱
悉剃其髮度令出家尒時有一外道
弟子凡頑无智耻其師屈形雖隨衆
心結怨忿含毒熾盛嚙刀自誓彼口
勝我我刀伏汝作是語已持挟利刀
常於日夜伺求其便尒時提婆出在
閑林造百論經以破邪見弟子分散
樹下思惟提婆菩薩起定經行外道
弟子徃至其所執刀窮之汝昔曾以
智伏吾師我於今者刀破汝腹即便
決之五藏出外命猶未絶愍其狂愚
而告之曰我有衣鉢在吾坐所汝可
取之急上山去我諸弟子未得道者
若脱遇汝必當相執或送於王囙汝
不少夫身名者衆患根本汝今迷惑
愛惜情重是故宜當好自防護時諸

弟子有先来者覩見其師發聲悲哭
合諸門徒竟各雲集驚怖嘷咷宛轉
于地其中或有狂突奔走共相分衛
追截要路尒時提婆語衆人曰諸法
本空無我我所无有能害亦无受者
誰親誰怨孰為惱害汝等今者愚癡
所覆横生妄見種不善根彼人所害
害吾往報非煞我也於是放身蟬蛻
而去迦耶提婆末捨身時告於尊者
羅睺羅曰佛婆伽婆為度衆生演暢
妙法利益来世次第委囑乃至於我
我若滅後當付於汝汝宜護持深經
寶藏令諸衆生普皆蒙益羅睺羅言
善哉受教於後敷演深經妙法以智
慧力摧滅邪道三闓説法盡能受持
龍樹提婆及斯大士名德並著美聲
俱聞當是時也有婆羅門聰慧奇悟
善於言論造鬼名書甚難解了章句
廣博十有万偈為三大士而讃誦之
龍樹一聞尋便開悟善能憶持如舊
誦習提婆未解重為宣説既經再聞
復即明了提婆菩薩為羅睺羅更廣
分別演其章句羅睺羅闓豁然意解

時婆羅門便大驚怖與諸沙門求哀
乃令讀吾此書不久通利善能分別
似若舊習即便信伏改其邪心彼羅
睺羅聰慧如是有善方便教化衆生
然後以法付囑尊者僧伽難提令其
流布饒益衆生僧伽難提有大功德
智慧深遠修菩薩行以堅誓願而自
莊嚴超過聲聞緣覺境界曾於一時
有阿羅漢集捨重擔具諸功德僧伽
難提欲試彼故即宣一偈而問之言
轉輪鑪中生非佛非羅漢不受後世有
亦非辟支佛
大德應當好諦觀察如上所言是何
等物今時羅漢即入三昧深諦思惟
不能解了便以神力分身飛往兜率
陁天至弥勒所具宣上事請決所疑
爾時弥勒告彼羅漢世以埿團置於
輪上埏埴成瓦如是瓦者豈同諸聖
至後世乎時彼羅漢即便聞解還閻
浮提宣說斯事僧伽難提語言大德
此必當是弥勒菩薩為汝宣說然後
解可如是智慧神力變化濟諸群生
不可限量所應作已將欲捨身至一

付法藏因緣傳卷第六　第十張　私

宗十

樹下揹攀樹枝尋便捨壽猶依此樹
諸羅漢等欲移其尸置平坦處積薪
耶旬如須弥山不可傾動盡其神力
亦無異相即便復以諸大白象併力
挽之不能移動如芥子處尋積香木
就下闍毗其火熾盛焚燒身盡樹更
蓊欝都无凋毀時衆咸見嘆未曾
有收取舍利起塔供養僧伽難提捨
身已後有羅漢名僧伽耶舍次受付
囑流布法眼廣化衆生極諸苦惱有
大智慧言辞清辯昔雖出家未證道
迹遊大海邊見一宮殿七寶莊嚴光
明殊勝僧伽耶舍見時已到即往彼
宮說偈乞食
飢為第一病　行為第一苦　如是知法者
可得涅槃道
是時舍主即出奉迎敷置茵褥請入
就坐僧伽耶舍見其家內有二餓鬼
裸形黑瘦飢虛羸乏鑠其身首各著
一床復有一鉢滿中香飯以瓶盛水
安置其側尒時舍主即取此食奉施
比丘語言大德慎勿以食與此餓鬼
尒時比丘見其飢困即以少飯而施

與之鬼得食已即吐膿血遍流在地
汚其宮殿尒時此丘往而問之此鬼
何緣受斯罪報舍主荅曰斯鬼前世
一是吾息一是兒婦我普布施作諸
功德而彼夫妻恒懷悲惜我毀敎誨
都不納受因並誓曰如此罪業必獲
惡報若受罪時我當看汝由是因緣
得斯苦惱小復前行至一住處堂閣
嚴飾種種奇妙滿中衆僧經行禪思
日時已到鳴椎集食食將欲訖尒時
餚饍變成膿血便以鉢器共相打擲
頭面破壞血流汚身而作是言何爲
惜食今受此苦僧伽耶舍前問其意
荅言長老我等先世迦葉佛時同止
一處客比丘來咸共瞋恚藏惜飲食
而不共分以此緣故今受斯苦如是
尊者僧伽耶舍周遊大海遍行觀察
見于地獄凡有五百即生猒惡深患
三有呵責五欲甚生怖畏便作是念
世間造業終不敗亡如影隨形誰能
捨離我今應當方便求免觀察情至
得羅漢道六通无㝵三明清徹於一
山林有五百仙勤修苦行欲望梵福

僧伽耶舍往至其所為宣三偈讃佛
法僧五百仙人俱得道迹如是尊者
廣為佛事教化已訖便入涅槃衆集
舍利起塔供養僧伽耶舍未滅度時
以法付囑鳩摩羅䭾而告之曰佛以
正法付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
我欲涅槃持用相付汝宜至心勤加
守護鳩摩羅䭾荅言受教於是次宣
深法寶藏彼之功德甚深淵遠發大
弘擔行菩薩道智慧辯才猶如大海
少有名稱國人宗仰鳩摩羅䭾秦言
童子少有美名以何緣故号美名耶
有一長者緣事餘行以二瓮金寄其
親友一瓮金大二者金小語親友言
吾欲他行持此相寄我子意若有欲
得者必當與之後長者子往從索金
親友尒時還其小者彼即瞋恚不肯
取金遂共相將詣斷事所具陳上意
以求理決衆斷事官莫能分了鳩摩
羅䭾時為童子於路遊戲聞其諍音
即作是言見得金矣何勞若諍其父
本言隨子所欲令樂大者理自屬之
尒時斷事便用其語於是名聞馳布

四遠因即号為美名童子出家學道
才慧超世至一國土人多頑嚚難闓
法教都不信受鳩摩羅馱即語之言
汝今可集鐵馬万騎遣人乗之在吾
前過便如其言即為嚴辦鳩摩羅馱
蹔一見已盡皆分别人名馬色衣服
相貌具足宣說無一錯謬彼國人民
方皆信伏造諸經論遊化世閒所為
已訖即便捨壽鳩摩羅馱臨捨命時
告一比丘名闍夜多長老當知如人
渡海必由船栰衆生如是欲離三界
修行善法然後得出故我今者欲付
汝法宜好習學利益人天闍夜多言
善哉受教遂演深法廣化世閒彼
闍夜多有大功德精進勇猛勤修普
行善持禁戒无有漏失世尊所記最
後律師曾於衆中有一比丘其嫂至
寺持食餉之婬火熾盛便共交通犯
重禁已尋自悔責極生慙恥我大愚
癡造斯惡業吾今定非沙門釋子衣
鉢盡置三奇杖上處處遊行高聲唱
言我是罪人不應復著佛法染衣為
罪既重必入地獄當於何處而得救

護時闍夜多語比丘言汝今若能隨
順我語當令汝罪尋得消滅比丘歡
喜白言受教時闍夜多即以神力化
作火坑其焰猛盛令此比丘自投其
中尒時比丘為滅罪故舉身投入大
火坑內於時猛焰轉成清流纔齊其
膝都不傷害時闍夜多告比丘曰汝
以善心至誠悔過所有諸罪今悉摧
滅即為說法得羅漢道由是緣故世
皆号為清淨持律復於一時將諸弟
子圍遶往詣德叉尸羅城至其城已
時闍夜多慘然嚬蹙弟子疑怪問其
師意荅言且止後當宣說小復前行
路見一烏尒時尊者欣然微笑諸弟
子衆重白師言唯願哀愍說其因緣
時闍夜多告衆人曰我初至城於其
門下見餓鬼子飢急羸困前白我言
母生吾已入城求食自與別来滿五
百年飢虛窮乏命不云遠尊若入城
見我母者為吾具宣辛苦之事我始
入城便見彼母即為具說其子飢乏
尒時鬼母前白我言吾入城来經五
百年未曾能得一人啼唾何以故我

既新産氣力羸惙設得少唯爲諸鬼
神之所欺奪始於今日値一人當邊
無餘鬼會遇得之欲出城外共子分
食門下多有大力鬼神畏其侵奪復
不敢出唯願尊者垂哀矜愍將我出
城與子相見我於爾時將此鬼母出
於城外令共子食即問彼言汝生已
來爲幾時耶鬼答我曰吾見此城七
返成壞國土豐樂人民熾盛又見衰
敗殄滅无遺我聞彼言深厭生死受
苦長遠無有邊際以是緣故捨棄煩
惱彼鳥因緣善聽當說乃往過去九
十一劫毗婆尸佛在世教化我於爾
時爲長者子志厭五欲常念出家我
若爾時作沙門者必斷衆結得羅漢
道吾之父母不見從志強爲娉妻欲
遮斷我我不違命便即娶妻娶妻已
說復欲出家父母語言爲汝娉妻正
求繼嗣若生一子乃當相放我尋受
教與共交會生一男兒年始六歲爾
時父母即教此兒汝父若出欲作沙
門當抱其足而語之曰父若捨我誰
見養活先當見繫縛後可去爾時此

付法藏因緣傳卷第六　第十張　祀

宇十

見如父母教啼泣抱我甚生悲戀我
於命時以愛染心即語子言吾當為
汝不復出家由彼見故不得道諸九
十一劫流轉生死於五道中未曾得
見今以道眼觀察彼烏乃我前世所
生之子愍其嬰愚久處生死以斯因
緣是故微笑如是尊者善說法要以
辯才力遊化世間所為已訖入般涅
槃尊者闍夜多臨當滅度告一比丘
名婆修槃陀汝今善聽昔天人師於
是剎安衆生我受囑累至心護持今
欲委汝當深憶念婆修槃陀白言受
教從是以後宣通經藏以多聞力智
慧辯才如是功德而自莊嚴善解一
切修多羅義分別宣說廣化衆生所
應作已便捨命行次付比丘名摩奴
羅令其流布无上勝法彼摩奴羅智
慧超勝少欲知足勤修苦行言辭要
妙悅可衆心善能通達三藏之義於
南天竺興大饒益時有尊者号曰夜
奢辯慧聰敏甚深淵博與摩奴羅功
德同等亦能解了三藏之義流布名聞

咸為宗仰曾於一時彼摩奴羅至北
天竺尊者夜奢而語之言恒河以南
二天竺國人多邪見聰辯利智長耆
善解音聲之論可於彼土遊行教化
我當於此剎安衆生時摩奴羅即如
其語至二天竺廣宣毗羅无我之論
摧伏一切異道邪見所為既辦捨身
命終於是已後次有尊者名鶴勒那
夜奢出興於世受付囑法廣宣流布
福德深遠才明淵博化世迷惑令就
正路所作已訖然後捨身復有比丘
名曰師子於罽賓國大作佛事時彼
國王名彌羅掘邪見熾盛心无敬信
於罽賓國毀壞塔寺殺害衆僧即以
利劒用斬師子頂中无血唯乳流出
相付法人於是便絕如此之法為大
明燈能照世間愚癡黑闇是故如上
諸賢聖人皆共頂戴受持守護更相
付囑常轉法輪為諸衆生起大饒益
斷塞惡道開人天路逮至最後斯法
衰殄賢聖隱沒无能建立世間闇冥
永失大明造作惡業行十不善命終
多墮三惡八難是故智者宜當觀察

付法藏因緣傳卷第六　第[illegible]張　稚

宗卞

無上勝法有大功德微妙淵遠不可
思議譬如賈人欲過大海必乘舩舫
然後得度一切衆生亦復如是欲出
三界生死大海必假法舩方得度脫
法為清涼除煩惱熱法是妙藥能愈
結病即是衆生真善知識為大利益
濟諸苦惱何以故一切衆生性无定
相隨所染習起善惡業若有習近外
道邪見受其教誡永即流轉无有邊
際是則不名善知識也若有人能起
信敬心親近賢聖聽受妙法由聽斯
法功德因緣出欲淤泥受寂勝樂是
故此人名善知識宜應勤心習近供
養必能令人離三惡苦如昔往日華
氏國王有一白象氣力勇壯能滅怨
敵若有罪人令象踏殺後時象廄為
火所燒移在異處近一精舍聞有比
丘誦法句曰為善生天為惡入淵心
便柔和起慈悲意後付罪人都不殺
害但以鼻嗅舐之而去王見斯已心
大惶怖召諸智臣共謀此事時有一
臣即白王言此象繫處近在精舍必
聞妙法是故今可移繫令近屠

肆彼靦殺害惡心當盛王用其計殺
象屠所象見殺截剝皮斬截惡心熾
熾殘害增甚以是當知衆生之類其
性不定所以者何畜生猶尚聞法生
慈見有屠殺便為殘害況復於人而
不深習起善惡業是故智者宜應覺
知邪見惡法多所損害棄而離之勤
作方便習近聖法受持流布起大願
想由是微妙功德因緣永當超越三
惡道苦度生死海受涅槃樂又此法
者為得道利全分因緣是故復名真
善知識如昔阿難白佛言世尊善知
識者於得道利作半因緣佛言不也
善知識者即是得道全分因緣阿難
當知此閻浮提除大迦葉舍利弗等
其餘衆生若不遇我恒當流轉無解
脫期是故我言善知識者能大利益
以此緣故當知佛法最尊最妙為无
有上無量功德之所成就是故世尊
初成正覺於樹王下端坐思惟一切
世間若使无有父母師長單獨孤露
永无恃怙我今應當依誰而立復作
是念過去未來現在諸佛悉以勝法

付法藏因緣傳卷第六　第十六張　治

用為師範我亦應當如三世佛深妙
勝法用以為師由是緣故佛當恭敬
如斯妙法至心礼拜慇加守護當知
此法甚為希有是故智者宜應受持
又於往昔有婆羅門持人髑髏其數
甚多詣華氏城遍行衒賣經歷多時
都无買者便極瞋恚高聲唱言此城
中人若不就我買髑髏者吾當相為
作惡名聞言汝諸人愚癡闇鈍尔時
城中諸優婆塞聞是語已畏其毀謗
便持錢物至彼買之即以銅筯貫穿
其耳若徹之者便與多價其半徹者
與價漸少都不通者全不與直時婆
羅門、問優婆塞我此髑髏皆悉无異
何故與價而有差別優婆塞言如前
髑髏有通徹者斯人生時聽受妙法
智慧高勝貴其若此相與多價其半
徹者雖聽妙法未善分別以是因緣
與汝少直全不通者此人往昔都不
聽法吾以是故不相與直時優婆塞
持此髑髏往至城外起塔供養命終
皆得生于天中以是因緣當知妙法
有大功德能建立人何以故此優婆

塞以聽法人髑髏起塔尚生天上況
能至心聽受斯法供養恭敬持經人
者此之福報甚難窮盡未来必當成
无上道是故諸有欲得无上安隱快
樂為化衆生作大饒益皆應受持如
是勝法

付法藏因緣傳卷第六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付法藏因緣傳卷第六　第十八張　[illegible]

宗下